

諤

崖

脞

說

嶺峴臆說序

人之得天者既全則箕裘克紹而家  
承之資亦獨存是以孔庭之訓韋氏  
之經卒以成括嗣象賢之道蓋自古  
然也余友革農章君積學淵雅禔身  
醇潔為世所推重占綿文垂十年如  
一日余承乏齊魯諸邑皆倚其擘畫指  
陳所及無不曲中肯綮暇日或寄情於

詩歌言調津盤的旨絕佳而尤精於考  
核久已折其識之卓而學之邃也已丑歲  
出行篋中得崕臞說一書眎余曰此先君  
子手錄弄藏久矣今春僑寓祝阿明府  
范公席炳贊予付諸梓子盍為我序焉  
余受而讀之有同蟬嗜悅自弱冠卽知  
苧田先生為程名進士占諸太史錦  
張侍講灝為金石文所著有浣雪堂詩

文流如干卷此書其金韻之一斑乎然已  
足與書影說銘諸名刻並傳不朽而毋  
呂嘆莘農公系之獨厚也爰集同志周  
君芭林羅子耐齋余味近蓬分任校讎  
共戴其事莘農辱序於余故以不文  
謝謹附識之於左時乾隆辛卯四月上  
泮仁和萬縣前好書於臨清官舍之思  
政堂

諤岬脞說自序

清談始於典午說部盛於李唐要其議論風  
旨無傷雅道足資考據廼足尚耳 本朝名  
家如周櫟園之書影汪鈍翁之說鈴宋西陂  
之筠廊偶筆王漁洋之池北偶談分甘餘話  
皆稗官家之精金良玉清言雋永瑣事解頤

未易率然梯接也不肖食貧浪遊性喜鉛槧  
家居之日少作客之日多或南皮高會談讌  
餘芬或東壁分光一瓶借讀以至著屐攜筇  
輪蹄所及每有所得輒默識於懷初嘗蒼作  
一編以噩捱脞說目之蓋義取周禮春官掌  
夢之職厥三曰噩夢呂譬况半生之偃蹇侘

際而假此荒寒瓌碎之筆墨消遣破除徐捱  
歲月云耳癸丑通籍之後故少宰聖湖姚先  
生延致皖江搜行篋中見之謂其書可傳而  
命名之指嫌於詭激目為不肖更其號曰諤  
嗔且鐫章呂詒之蓋勗之以審諤之節而不  
奪其嗔忤之風重違大人先生期勉之意遂

芟棄原叙而別題數語於簡端至編中著語  
皆一時興到文不加點比之名流說部深媿  
不堪與酪作奴而經吾友諸太史錦鍾侍御  
衡張侍講灑茅明經應奎黃文學家相高孝  
廉藹互加許點交口薦樽覺雞肋之味棄之  
仍可惜也故擯而藏之若曰國門之懸則吾



宣敢

雍正十三年九月既望章楹自識

例言

發凡起例廼所以明著述之繇茲編本爲彊尋排悶之方放筆先草一序次卽拈豪逐節任意綴之初無義例可舉迨紙墨漸多部署稍別遂分四種則不能不以發凡首之原序所云無統無部蓋未定之言性匪護前嫌不復改今原序已刪去

詩話之作古今頗多但評論昔賢者非有獨見之奇每致不鮮之誚惟本朝漁洋樸園數公祇紀同時聞見故應自闢蠶叢茲雖未敢效顰然一本心裁俱由目治第以均堂膠芥蠡海淳澗眇眇諛聞不能廣及爲媿耳

詩苑雜言 卷一  
一  
即在交遊掛一漏百行有續編

目以詩話則無關於詩者不應闖入第編中所載亦惟單辭斷韻或笥藏未刻之詩畧登一二若已有錄本行世者概不蔓引意在表微非徒集腋也

扶筇駕笥挾異討幽濟勝隸人筆舌互用此記遊之所尚也斯編碎碌非是之儔惟是客路解鞍荒雞曉月蒼茫四顧偶觸羈懷歷久勿忘瞑觀若覩飯餘弄筆一拈出之耳拙集別有遊記十餘篇不入此錄

或嗤予遊歷甚隘又多人所習見者奚容喋喋此殆不然唐人咏巴山雨聲東坡記承天月影此豈世間希有

之境耶風光物態眨眼前塵寫我會心亦足以發人悲  
悟非謬作調水符記里鼓也

古今之遠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志怪搜神諾臯肉糞禁  
幻綦詳顧流傳旣多真贗莫辨予生平從未見一奇事  
從未聞一怪物若聞之而鑿鑿者則時有焉類筆數條  
命曰詫異言我亦自詫其異耳匪實信之乃亦何能盡  
疑之耶首紀婦殺夫夫棄嬪人倫禱杙怪莫大于是故  
拙集初編有譚叢一卷凡已載者皆不重入

詫異所錄不過如蘇長公強人說鬼聊供軒渠無關掌  
故至如年來邸抄所見奇祥上瑞屬集駢臻太史職之

匪儒生所敢私志也概不涉筆焉

凡散帙逸編偶有覩記堪裨攷索可資議論者非世所習見則錄而存之每段系以拙見發明畧倣史氏長編總論之意三長無取一得妄鳴何異兒曹稱妮坐衙縣蠻對簿作此寂寂定知鬼亦揶揄信筆便書都無竄易見者勿哂其蕪疎可也至于時代後先俱不復計則五卷皆然無庸曲摘

浣雪堂主人漫識

講崖勝說總目

第一卷

詩話

第二卷

昔遊

第三卷

詫異

第四卷

撫軼上

第五卷

詩經用韻一總目

撫軼下

謬崖脞說卷之一

新城章 楮守山漫綴

每飯罷拈筆作楷書數百箇既無所鈔則隨意  
所存想而書之故文義未順本不起藁也自註

詩話

唐人作詩有所謂尊題格者在贈人之作亦必自占地  
步如昌黎有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句以  
狎邪小人况他而以忠直自况亦失理甚矣又其甚者  
石鼓歌欲極嘆岐陽獵碣之高妙至以陋儒編詩不收  
入二雅褊迫無委蛇爲口實亡論尼山以外別無編詩  
之陋儒而二雅多周公撰著裔皇深厚如此而以褊迫

牙渠眉評  
昌黎有知定  
當倪首謝過



訶之可乎。文人誕謾于斯極矣。此題向以韓蘇二詩爲絕唱。本朝諸艸廬錦作詩一篇。凡百韻。纏纏千言。陸離古奧。攀風提雅。凌獵冰斯。而實則文從字順。控縱如意。余嘗謂觀艸廬石鼓篇。而猶以爲古人名世之作。後人不能更加者。真妄庸自棄之見也。桑伊佐作鎮海樓詩。七言長律。亦排至二百韻。此前人所未有。然伊佐可傳處。却不在此。

陶穀儉邪貪鄙。最爲污下。不但袖中禪。詔詒笑千古也。開寶中以學士奉使吳越。獻詩二十韻。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此豈大邦重臣。下臨藩服之體。又浙帥

開宴有金叵羅。殺欲得之。因徐攻帥探知其意。以一副  
贈之。故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如  
此。則向之頭白掃門。不過欲多貽贈賂耳。余題秦弱蘭  
一絕云。郵亭新柳翠毵毵。擁帚低鬟一笑憨。此夕風光  
真箇好。欲將天水換江南。陶贈秦詞。寓誅意之辭。于微  
婉之內。未易爲淺人道也。

予少作無題十六首中。有一聯云。家鄰曲水雙橋外。  
在春風。二月初。時年十七。尙未見陳迦陵集也。後八九  
年。愛知于秀水。令吳商山夫子。階芝寫呈舊作一軸。夫

子大賞此聯。以章曲水呼之。嗣是傳播浸廣。雍正三年

尋渠眉汗  
余亦從同且  
取勝迦陵時  
不自燕一聯  
及自過海變  
多許耳

予如京師諸庶常襄七錦數從人間章曲水不去口然  
予已病其同迦陵句改云行來曲水雙橋外坐恰新鶯  
數囀餘自謂未減原句也二年後諸先生南還選錄浙  
中詩爲清風集登予詩二十餘篇仍以此聯爲絕唱而  
訾余改本遠不相逮且謂偶同陳句正古人襲故彌新  
妙境歷舉太白摩詰荆公山谷諸公襲用之句相發明  
其說甚辯故諸先生選本則仍之而予所雕浣雪堂詩  
則用改本兩行焉按迦陵句云烏號北斗三更後人在  
東風二月初二句各意予則十四字共寫一段情景又  
殊一春字實有鳧鴈之別然論定在五百年後非此時

所當硬排註脚者也。

錢唐陳二十八墨樵

景鐘

詩詞字畫並入能品。有江行

竹枝十餘首。尤得古意。偶記其一云。女兒生長富春江。不辭懷春感吠。阿姊有郎哥。有嫂羞它打槩。定雙雙。命意屬辭。俱有風人之旨。不僅效前溪子夜聲響而已。投余詩牋甚多。常爲學書者持去。故不多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人皆知之。而其機實肇於王安石。則人所未悉也。安石門生子偁。相繼得政。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比魑魅。自是黨論大興。與國俱燼。金人入汴。

不索眉評  
眼前意無人  
曾道故白可  
傳

黃鸞峰評

涉護安石痛

詆文成爽心

一也

茅渠眉評  
添帶風霜得  
穢魁之古

謬崖勝說

卷一

三

見鼎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北轅之既安。石實爲罪魁。而後人猶以文章可觀。曲爲  
揜護。亦齊心之論也。余嘗有一律咏安石。未著集中。今  
附于此。詩云。當時觸石綿延起。散作狂霖遂陸沉。端禮  
豐碑猶毀踏。雒陽讓鼎自嶮嵌。空憐杜宇傳。先覺無那  
權。卽劇野心乞與名。封不無意。荆舒氛惡早駭駭。按安  
石生時。母夢權入其室。故小名權。卽平生躁動不肯坐。  
非睡卽行。後由荆國進。贈舒王。荆舒是德。謂非南牧之  
兆耶。

余友仁和周岷左。錫轄。僑居餘杭之閑林步。其人風流

儒雅冠絕流輩。書法精楷。殆入董文敏之室。詩尤工五言。其得意處。陶韋亞也。然善病。落落寡合。今不相聞者十餘年矣。每一念之。忽忽竟日。向嘗以所爲紀夢詩寄亡友鮑虞臯。且題其序曰。辛卯陽月。夢與章君柱天。鮑君虞臯。偕遊一村落。柴門竹徑。室廬蕭然。余一足踞床。一手憑几。繙平生自製詩。鮑君居右。同覽。章君且行且聽。余曰。近日又成一集。惜未攜來。因朗吟數聯。有叢菊。裝秋枕。餘英帶露殮。人家烟樹迴。香稻隴雲平之句。兩君交口稱善。章君忽進曰。君食餅未。余曰。未也。敢請。章君急呼小童取來。授予。一自取一啖之。如握滿月在手。

厚寸許，脂凝玉，慘堪喻其美。非人間物。余與鮑君各分一半食之，甘美異常。時兒子乾侍側，鮑君分半之半與之。曰：此餅不易得食也。既覺，猶津津齒頰間，洒然嘆異。吾三人殆不終塵世，踟躕者乎？因誌以詩。予亦有踵韻之作，詩多不載。玩其序，殊非偶然。顧虞臯名滿吳越間，一旦無疾化去。岷左猶局蹐諸生中，余年過四十，纔得一科，而再阻公車，依然村校書也。回思作夢時，將二十年矣。此非所謂痴人前說夢者耶？惜岷左詩可見者甚少。卽夢中兩聯記之，亦足彷彿吾友也。因脩誌緣起於此。

蘇明允本不能詩。一日在歐公席會餞歸客。與坐者八人。以黠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明允得而字。苦索久之。乃云。談詩究乎而解顏可知。王介甫亦在坐。遂作二疊。一曰。風作鱗之而已。爲典妙。二疊云。春風垂虹亭一卮。湖上持微兀。何賓主兩忘吾。與而尤爲渾然天成。君子不欲多上人。明允之恨介甫實始于此矣。曩共某先輩小飲。梓中肉皮有毛。戲拈皮毛二字。各作七字聯。先輩初云。賸喜趨庭有鳳毛。後乃云。蠶穢須投大腹皮。儻然自以爲豪語也。予遂巡呈句云。臺上黃金誰買骨。懷中名紙任生毛。又云。生本不營三兔窟。窮來寧值五羊皮。



茅渠眉評  
可足成一律

言五月言  
一坐擊節先輩。但目懾之後。竟不復論詩。予深以爲悔。  
桐溪朱某。每日負其斷句云。軋鴉何處一聲櫓。驚起樹  
根花鴨。翠故自有無人態。

康熙丙申。以先荆天逝。余亦假館他處。負郭做廬。惟迎  
許氏寡妹代侍。先慈殘冬一歸。發春又出。歲以爲常。  
自題小聯于書室曰。斗室似家。還似旅。主人如客。亦如  
僧。一日有老學究語予曰。吾爲易三字。乃曰。斗室是家。  
還似旅。主人非客。實如僧。此欲將膠青活岫。作濃填蟬。  
翅伎倆也。予爲之胡盧一笑而已。時又自題聯云。盛年  
已似冬烘老。晚節何慙春夢婆。枯寂可念如此。

芥菜眉評  
竟在花間絕  
調興裁片錦  
碎殘足以不  
朽矣  
黃鸝峰評  
以此天才而  
與先生爲仇  
便使天末其  
年則蛾眉風  
雅豈至萎毀

先荆周氏十五結褵性淑而慧初不知書予夜讀時輒以女紅相伴稍爲解析字義始啜唐絕句數首及花間小令一再過卽能口熟至調叶四聲一語卽解亦異事也所居西城女牆之外卽茗溪大橋橫跨其東一日偕坐後軒看雨新燕掠溪如剪忽哦哦久之命予操筆書曰風滿溪雨滿溪風雨濛濛燕子飛畫橋西復西蓋長相思之半闕也予甚驚嘆令更足成其半笑而不言予因爲足之亦未以爲可也今不後偶爲亡友鮑虞臯言及虞臯謂此化人天籟不當強續然先荆深戒予勿爲外人言聞亡友言甚不悅嗣是亦不復更泥予啜詩矣

秋燈耶知述  
物於此定非  
無意

詩庫別錄

卷一

後三年竟卒。而虞臯亦以是秋下世。歿後吾友黃靖方  
錦虹昆季偶爲扶乩之戲。忽虞臯降壇。詩文酬答。宛如  
平生。且爲傳達先荆消息。語近荒怪。茲不盡述。余別有  
玉陽青鳥志。載之甚詳。

東坡先生好獎士類。經其品題者。稍能自樹立。則居然  
名世矣。如爲雲龍山人張天驥。撰放鶴亭記。讀之真若  
世外高人。然張實一多收十斛麥之村夫。無以表異。終  
亦泯泯。坡嘗語人。不過鋪席料耳。其理可曉然矣。其門  
下著名者。莫如秦黃。少遊詩文。雖少傳。而詞實作手。若  
山谷詩。旣生澀寡韻。其詞之淫媒鄙俚。有爲吳歌打聚

茅渠有評  
妙論過於純  
吟

竿所不屑爲者而耳食之徒至以詩配蘇以詞配秦陳  
師道輩又行之爲詩派皆羣盲拍肩之智而已何足道  
哉且如山谷自負其句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  
卽江山每舉以教人又謂不欲以常語雜之終不能成  
篇此二句亦復何妙入東坡放翁手卽土苴耳又一詩  
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色以  
贈其兄此何理也朱晦翁謂其詩多信筆亂道秀鐵面  
訶其好作淫詞當墜驢胎馬腹豈不諒哉其得以翰墨  
風流揖讓東坡淮海間真倖倖耳

山谷書法第一詞自  
有絕佳處然風雅掃

地者不帶什之六七  
至詩則不足言也

禦兒呂子叙

懿範

孤情絕照。邈然塵墟之外。間作小畫。

秀韻拔俗。如其人也。康熙甲午。余始來禾中。時子叙長于余。且二十年。一見契合。引爲忘年友。和予所爲送春詩。且過從。即舍譔。鄭重其婦兄徐神功先生。時年已七十餘。噴謂予曰。吾子叙蹈躡時流。無當其意者。獨于君引重至矣。別後。予以二律懷之。子叙用繭紙長卷寫枯木竹石。踵韻題四詩于後。寄貽有句云。君方自號虬髯客。我亦堪稱老畫師。其風致如此。余嘗自篆一石曰虬髯客明年子叙忽得疾。將易簀。從容盥頤。整冠帶。命筆作擘窠大書一聯云。衾影無慚任爾招。從冰鑑過閻羅。有道恕余。

不帶紙錢來命粘于中堂洞開重門倚枕而逝及夕而其婦亦相距僅數刻耳余爲四律哭之今此藁已亡惟子叙諸卷寶之笥中嗚呼笑言如昨而其人已千古矣。

仁和王雲子

照

詩才清麗吐屬無凡語始因虹川

卽虞

與予定交虹川歿後僑札之分益深然其爲人秀羸善病又苦貧歲持襪被出遊余乙巳北征之後不相聞者六年雪子以庚子舉京兆第六人需次久矣可念也偶記其紫溪道中一律云清淺灘如燕尾差層雲不動雪飛遲乍寒村巷陂陀路最好溪山黯黯時甚欲綠尊傾

萃渠眉評  
絕似中洲集  
中俊句使君

自不凡

某渠眉評  
史隱得此駭  
雅當與長興  
舊令鮑冠亭  
附府並傳然  
數在任收書  
後一貧如洗  
子乙已在都  
時至無衣見  
客尤爲希觀

詩法臆說

卷一

素醲。還能白戰。和新詩。

失記末二句。換  
寬原荷補之。

蓋次虹川韻也。

雪子書亦工。與予牘札。尙有藏弄者。聊存一詩。彷彿其

標韻焉。

昔夕忽得雪子書。知首夏抵都。方館于大  
宗伯錢公邸。第爲之喜。慰長至後一日注。

臨潼王柘邨。願以秦川貴公子。作令於潛。跌宕喜吟咏。

日可得數十首。好與山人墨客往還。蓄書萬卷。移官之

日。連鱸不能載。亦近今鮮遺者也。初亦因虹川雪子問

交于余。數折柬招余過其官舍。未果往。虹川歿後。索余

詩集去。旣爲之序。又題五絕于後。以歸。今紀其二。于此

君來。應驗水流西。橫溢才華黛影齊。寒夜披翻類漁父。

桃花引我武陵溪。人琴深痛鮑虹川。早侍蓬萊玉案邊。

從此吟。曾君獨據酒闌。燭跋走千篇。句法故瀏然。以清也。柘邨與予詩不下百餘軸。投贈之繁。一時無兩。

康熙辛卯冬。余僑寓烏程。有女郎吳氏。與所私少年共沉于河。凌晨喧傳。余往視之。二屍相携。植立水中。選綵而衣。中單逼袂。俱極周緻。雪頰瑩珠。青鬟漂淥。真神仙中人也。觀者數千人。悼姍匪壹。予哀其用情之堅。首爲一詩。弔之。有句云。慘憐携手仍今日。想像摧心計昨宵。情有根芽。天與措。恨無硯礪。酒難澆。全篇不載。蓋旣出之水。女手猶持。少年腕堅。不可擘。故云爾。女實倡家。火而併瘞之。噫。亦可哀已。



明袁海叟以白燕詩得名。此最可笑。且如其所謂警聯。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無論格調猥俗。亦復了無理致。漢水梁園與圖雜撰。月明雪滿氣候紛糾無影。既非白之真詮。未歸又不見白之形似。况中夜雪天原非燕飛之時。兩言縱極力寫白。亦終與燕胡越也。豈知時大本珠簾十二當中捲。玉剪一雙高下飛之天然工妙。情景生動乎。李獻吉云海叟白燕詩最下。最傳餘高者。顧不傳此。自屬一種氣運。不可以道理推說也。古今如此比者。何限。袁作明列朝詩亦登之。按列朝詩集錄詩甚寬。且有既斥其妄而仍錄之者。如閩集錢氏二女之作是也。又甲前集登倪雲林夜泊芙蓉洲寄許鍊師一首。語意未完。殊

不成章。後閱雲林清閨閣集，乃知此選僅錄得半篇，非全詩也。不知何以賞而遂取之。古人固有削去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篇末二句以爲勝者。然此則大非其例。其爲詩，闕無疑。蓋撰錄既多，不能不分任于門生。其子校讐，不精遺誤。後學具眼者，要當各自辨識，勿以其爲名輩論定而耳食之可也。附志。

翟宗吉謝宗可並有味物近體百篇。昔所並推，然工妙可傳者，不過十之一二。蓋此體既不宜空泛，又不宜沾

滯。如前所舉時君珠簾玉剪之吟，誠未易造也。近偶見

嘉禾張博山劬味物一編，頗有佳什。題亦新採，不襲前

人。今錄二章以著其概。詠諸葛菜云：扶疎紫翠燦窗紗，開出非關蜀相家。若使臥龍營小艸，不妨流馬載閒花。幽芳一姓傳何幸，香土三分占足誇。我亦縛廬思種菜。

未容抱膝對春華。臥龍流馬一聯真。得事外遠致。餘亦  
蹠蹠可喜。詠嬾貓云。案養空勤費。夜呼性慵奈。像主人  
何。鬚燃爨穴。防寒早。目送跳梁戒。殺多食飽魚。腥春悶  
悶。眠殘花影雪。皤皤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儉詩物。似  
梭語語形神。逼現。誦之輒欲失笑。張君遊道甚廣。皓首  
韋布。揖讓公卿間。豁如也。與同里盛宜山遠並稱詩禾  
中謂之二山。

餘杭沈卜子先生

曰榆

康熙丁卯。孝廉十上春官。不第。

謁選得安平令。常轉軍糈塞外。往返萬里。吟咏益富。謝  
事歸。蕭然若老諸生。惟竹籬中詩藁厚四五尺而已。曩

共余酒邊徵逸事爲戲。先生亦作懶貓捕鼠詩甚巧。今不盡憶。又作粉楨詩。謂老妓齒落腮逼難施粉澤。以羌桃核納口旁。其句云多虧羌國雙桃綻。襯出吳姬兩頰妍。蓋此事屬辭有所諷諭。可謂雅謔也。先生集繁殺青未易優游佚老。亦不復屑意于此。予乙巳北遊。解鞍于東阿旅店。覽壁間題字。見一詩云。二十年來老孝廉。愁多不寐耳偏尖。忽驚爭棧驢言怒。旋聽連牀客睡喧。姊妹有情歌贈芍。寒酸無福夢挑簾。已知富貴天慳甚。傲骨應須急下砭。蓋先生丙戌下第南歸時所題。殊收集

中今錄于此。以存一家詩格也。

喧字出韻

青浦張天農先生

德純

幼有聖童之目五六歲時父攜

之遊武林西湖占對神速工妙不凡喧譽一時諸大吏

聞之爭相迎致宅眷皆連手縈之犀錢玉果之貽殆不

貴矣

笠翁一夕話載其對句甚脩

後登庚辰進士授浙東一令未久

以虧帑被劾幾重得辜余師戴榜庵

兆佳建平人丙戌進士

先生

令天台首倡捐助得解組投閒以老才命相妨可以一

慨也先生于康熙辛丑來建平頽然暮齒矣曾以晚春

書感二律書箴見貽法老調高才情橫溢題云次家匠

門兒韻而亦覃鹽咸三部雜出殆不可曉然不害其詩

之美也其一云天教一雨潤羣枯人閱殘春氣轉蘇小

醉扶頭還儘得好花。菱尾未全無。文結東從時輩。風日清便。及老夫偏放客牀。臨鏡檻回頭。頻自將銀鬢。二云。輕裝典盡。只春衫影瘦。從教衆裏嫌。猶愛客時留淺酌。怕千人每寄空函。愁翻塵篋。烏絲錦夢。欸烟扉碧玉。巖自有華陽知慧業。不須騎馬問頭銜。此亦可以髣髴

先生晚節之堅孤蕭寂云爾

莘亭董閻石尊鄉贊筆中。戴時人異相數則稱先生。

口大容拳然負異才。晚獲一第。僅以邑令。蹭蹬食貧。以終。相不足憑。如此。

童子時比鄰得一友曰俞勝侶

邈來

故竹馬風鷲伴也

資稟絕類。詩文雜撰。不藉師傳。而時露英爽。尤長于制義。早歲餼子庠。名譽藉藉。鄉曲間其弟在陸。允來亦能

蔡渠眉評  
古人有才無  
命古今不一  
然此友已幸  
傳摘句圖中  
矣

文兄弟自相師友予嘗書小聯贈之云我於三妙猶慕  
萼君是同懷似友生蓋實錄也然貧甚依其伯父以居  
年二十七始婚婚後僅一月歿于陳氏館舍余蒐尋其  
所遺零章斷句輯爲紅雨樓遺集後爲一友借觀久而  
不歸詢之已失矣至今以爲大恨僅憶得其散句四聯  
聊志于此以存吾友姓名而已五言云孤艇依雲住涼  
花待露開隴平禾黍際天淡水雲邊七言云僧倚石幢  
閒曝背鶴停苔砌倦梳翎鐘沉遠寺夢回枕雪合小窓  
人擁爐此皆與予剪燭論詩時所舉似者故能憶之勝  
侶歿後遺腹生一子未朞而歿其婦亦旋卒在陸後數

年甫遊鄉校。又卒尙未婚也。近時文人薄命無有如勝

侶者。

余爲作傳及紅雨樓集序別見浣雪堂初集中

勝侶嘗次虹川時字韻咏玉蘭花詩苦吟力索求其神似。最後忽得句云。忽驚玉燕翩然墜。却是隨風花落時。自謂他花所冒不去也。然予訝其辭氣殊近不祥。翊日其女弟亡已及筭矣。此可以謂之詩讖。

維揚陳東川

祺

僑居郎步。與予最善。其人能詩而多藝。

往在秦淮板橋間。與諸少年乘樓船。擲笛過鼓。絲肉間作曲。中老教師相顧以爲勿如。遲暮江村。托末契于里兒。溪叟夷然不屑。旣與余交。過從甚數。倡和頗繁。臨岐



執手白歌所爲望江南曲曰相逢晚。半世恨。空過一歲。  
聚談剛幾度。知音莫說放歸艤。著淚痕多。曼聲哀思。  
不啻落花時節。李龜年也。其詩附見余集者凡數首。又  
憶其味並蒂虞美人花一絕。落句云一歌。咳。下千秋恨。  
兩喚虞兮不枉然。不費雕斲而有天然之妙。亦極可喜。  
西泠楊澍三。汝霖詩有大歷間人得意處。與余聚京邸。  
數月。旋有宣府之行。嘗以所爲咏柳八章索和。蓋亦自  
傷搖落。托物起興之辭也。今錄三首以想見此君攀條  
撫枝唾壺欲缺之况焉。淺綠深黃一番新。年年占盡灞  
橋春。飄零身世應憐客。眠起心情懶並人。落日野塘烟。

抹斷殘燈小院雨。翻勻不知今古愁多少。迎送無端作  
效顰。消息常憐花事遲。碧織痕。坼漸成絲。已柔風力三  
分。態尙帶春寒。一半枝客思。乍如鳥暮。雛年未解贈  
人時。眼前多是勞生地。那許幽棲自在。垂曲欄干外。小  
樓東。春在誰人凝望中。莫信軟條心。易絆不逢青眼路。  
難通。有情還惹催花雨。無力偏爭舞燕風。多少暮鴉棲  
未穩。垂鞭歸去月朦朧。又斷句如荒臺有客。還停馬廢  
苑無人自舞花。半塢夕陽茅屋外。一篙春水板橋西。錢  
劉而下。蓋未易得此調也。予悉次其韻。具存集中。

劉夢得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六經所無乃止此雖若稍

拘然自是古人一種遠識。宋子京引周禮邊人糗餌粉  
飡字翻之。在廳館輕霜二句。猶有雕績手段。下乃率筆  
云。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是底語。去張打  
油。胡鉸釘。幾何而世乃以爲古今絕唱。瞽人捫籥之見。  
何足道哉。按周禮此條疏云。今飡糕之名出于此。蓋以  
當時方言證之。但言飡字之本。亦未嘗竟指爲糕。而卽  
據此爲典雅可乎。如今人直呼湯餅爲麵。麵本麥麩。豈  
得遂以爲饌名。糕字之稱。大率類是。子京啞點劉公一  
時興到。不必申此。而絀彼也。子京當時徒以兄弟並掇  
巍科。舉世艷羨。紅杏尙書。方且以一語動海內。故題糕。

浪竿亦不妨與。迅靈擗馳之醜。札靈犀彩鳳之擗。擗一  
例風行。願具服者。不當隨聲附和耳。

同年生錢唐桑伊佐。調元早年。神駿之目。而予知之。

未盡。向見其近體詩數首。因未以爲至也。最後同館嘉  
郡三年。會將別去。徑造其齋。索閱平生滿志之作。伊佐  
出蘭陔艸堂詩一卷。肝予。其樂府歌行古詩數十篇。沉  
浸漢魏而醞釀于國風。離騷之遺。殆爲元和大歷以下  
所罕。儼是日乃畧盡吾伊佐之奇矣。因出昔年家園所  
生合歡竹二節。見示索詠。遂立占兩截句贈之。伊佐兩  
尊人並高年。嫂夫人雅善吟咏。故詩意及之。云暖律何

茅梁眉評  
工麗當冠是  
題

緣。解。谷。偏。兩。枝。黃。玉。一。竿。勁。絲。絲。不。灑。英。皇。淚。吹。徹。參。  
差。是。比。肩。慈。竹。檀。樂。考。笋。香。承。琳。正。耦。兆。奇。祥。分。明。虎。  
節。頌。英。蕩。伴。爾。扶。桑。愛。日。長。此。二。詩。亦。未。收。集。中。僅。志。  
于。此。

近世詩僧頗多而羽人工此者殊不數見禾中道士馬  
嘯竹斯年七十餘雙瞳碧色奕奕有光類有養者工書  
喜爲詩歌少壯時與曹侍郎倦園朱太史竹垞往還酌  
和歷歷能道之今秋烟雨樓新建落成嘯竹登覽作詩  
四篇錄以質余今錄其一云一枝藤杖兩芒鞋九日重  
臨烟水厓青台遠峯籠野色白搖中渚散輕靈桓伊據

榻。遂三弄庾亮登樓興。復佳。天意隨人端有賴。鷗波浩  
蕩。奇冲懷。此詩非其至者。他詩頗有蘇陸勝。遺顧全篇  
勻密者亦不多得。蓋嘯竹甚虛懷。而遲暮孤立。與之切  
劑者少也。予以羽人詩。侶絕少。惜而志之。

才色二者並。兩問秀靈之氣。所發越。非但能兼者絕少。  
卽擅一端而詣其極。則必有大缺陷。以折除之。此固然  
之理。無足異者。西子太真。以色傾天下。而吳宮花艸不  
聞隻字品題。所傳太真贈張雲容二十八字。乃得之文  
人。幻遇其爲僞托無疑。餘亦不傳片語也。其他香奩吟  
味。率多具體不足詳論。能詩女士。唐惟魚元機。李季蘭。

茅渠眉評  
妙論解願祝  
京兆聞之尤  
當賞齊

薛洪度三校書而已。宋之李清照不愧使章榷北面。朱  
淑真亦堪與秀眉子矜驂驪並駕。然一則晚節潦倒。一  
則兀耦非人而亦皆未著有胡天胡帝之美也。故吾嘗  
謂絕世佳人正使不識一字亦復何損而未俗。驚名不  
特文士喜夸。卽閨閣亦爭營子墨。深爲可訝。乃廣鼎流  
傳。猶使痴兒眉舞。則更可訝也。嘉禾向頗以玉臺著美。  
聞有某婦者能詩能畫又能劍舞。炫其姿才不可一世。  
有某觀察以千金聘之。婦不肯。脩小星也。旋舍之去。梅  
里大家以厚幣延爲閨塾師。名藉藉吳下。今春見其所  
詒某夫人一箋。詩書畫並醜。不可耐。借使冠巾束帶。殆

不。堪。與。三。家。邨。牧。牛。兒。授。句。讀。也。乃。知。香。齋。崇。飾。百。無。  
一。真。余。舊。撰。定。秋。燈。集。四。卷。自。此。當。毀。藁。秋燈集蓋  
大卽俗本名  
媛詩歸芟  
刊定而成之



誇崖勝說卷二

新城章 極望田漫綴

昔遊

富春江繞嚴陵東下。抵富陽縣。有小山當江口。曰鶴山。山城埤現。環出巖岫。麗瞧俯矚。風帆沙鳥。數十里可極目也。顏曰。春江第一樓。實踞勝概。甲辰秋。余有所訪。棹小艇渡江。行長沙上。鴉舅萬樹。霜葉絢爛。蒸如丹霞。苦竹江村斜陽零落。迷不復得所訪。心頗惶迫。遇一竹塢中。有村童抱書出。詢之曰。何氏村也。入視塾中師。則嘗於武林試院中相熟者。會已暮。主人從外歸。負畧畧佩答。

鍾岱峰評  
如一幅畫圖

鍾岱峰評  
琴髯柳州西  
山等記  
高梧村評  
何夜無月安  
得索解人共  
之

簪提瓦甃白酒相視而謔師前爲余道所以主人笑曰  
茅簷土銚能止一宿乎余度不能返所寓因諾之已而  
煮魚煨醪進糲飯疆爲一飽與其師共臥一竹林中夜  
寒甚不能寐江月入牖晃曜如雪起步簷外雖濯鬼冰  
壺不是過也及朝曦上林杪乃別之而出每憶此宵情  
味想沮溺丈人于今何遠是夜次兒力收生于家

鶴山最高處有小祠垣扉俱無冬月山高風烈人跡鮮  
到有巧者年可二十餘操西音日從城外酒家乞甕底  
濁漿飲之著一疎布單襦寒暑不易身外無一物也夜  
卽登山頂危坐祠前石上如此數年人皆以顛目之余

高橋村評  
野趣逸情一  
往有深致

鍾信峰評  
佳境豁塵襟

其人氣體充悅。殆非顛者。且沍寒冰雪。實可殺人。豈  
顛而遂能耐耶。惜當時未與一語耳。并志之。

溯江西上三十里。爲洋漲沙。余宗人數十家。析居于是。  
凡瀨江之地。長塌無常。沙磧淤隆。漸成聚落。大率皆瘠  
土也。獨宜梅。居人遂以造烏梅爲利。菘梅如麻。綠陂被  
坂。亘十餘里。彌望皆梅也。隔江亦然。碧堤逶迤。翠嶂層  
疊之間。玉樹珠林。族族如薺。鼓楫緣沿。春風習習。香雪  
撲烟。濤中尤極可玩。何必遠舉羅浮。庾嶺哉。再西上三  
十里。曰港口。此走嚴陵道也。江岸有山。曰將臺山。或謂  
錢武肅王嘗于此閱水軍。或云方臘也。山上石版長博。

巨小不一。側臥苔莽中。凡數十枚。無敢動者。蓋建臺故物也。予戚余生家其地。嘗登覽之。亦甚奇。

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期子西伐吳。至桐汭。杜預注。在廣德西南。約畧。今廣德建平間也。康熙後壬寅。余遊建平。一城如斗大。無登眺地。有宗氏者。邑之巨姓。忠簡公裔也。宗君士元最善予。爲言出東郊三十餘里。爲伍牙山。相傳子胥伐楚。建牙地。山不甚峻。而秀拔。山下岑君祖期。乃其中表弟。亦勝侶也。遂策蹇往遊。祖期好客。而飲戶甚大。庖饌俱精。留五日。日在蹊山罇杓間也。余別并詩二十。山頂爲子胥廟。其下有泉。當廟壩外。中有物。餘首別見。

類蜴蜥背青腹深紅具五爪取置他器封識之閱宿輒  
亡去蓋神物也每旱澇禱之輒應此亦深山大澤寶產  
龍蛇之徵無可疑者

建平邑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隱隆起居其  
中者可數十家疑鄉人嘗築堡以避寇者然其中居民  
生兒俱不出痘痘症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  
恙則理有不可曉者或地氣有殊耶

東坡遊白水佛迹山下有水西流因作小詞有誰道人  
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之句天下水少西流者惟  
建平卽溪繞城西流七十里達於南碕湖其水極清駛

繇城東門至西門僅里許。然東門之水釀酒味佳而質重。西則味劣而質亦輕。理有難解者。侯秀才鳴珂家城東溪上。數招余過飲。家釀甚美。道北有小庵。嚶城王生寓其中。王知醫而草書甚工。庵主老僧號隱泉。年七十餘。嘗遊吾邑之徑山。談少小腰包行腳時事。娓娓可竟口聽。治伊蒲饌亦殊芳潔。談久共飯。侯生輒從。牆頭過濁醪爲助。余每過卽有詩紀之。侯生之父居闔閭中。而有壹行。嘗再拜索贈言。余亦不能拂也。

山月嵯峨。水月森皓。各得相助之韵。余平生僅兩宿徑山寺。看新月浮紫翠間。與虞淵蒸霞相映。帶羣峰霧漲。

高橋村評  
真瓊冰彫瓊  
手雲英化水  
光彩我同不

杳靄無定態而已。惟水月翫之獨多。因境殊觀約畧可  
記。不能一語括也。嘗與汪子方岳爲洞庭山之遊。以仲  
春十日到吳門。是夜蘇木瀆出胥口。長堤野岸寂無人  
蹤。踞鷓首小飲。月正當櫓頂。舷下淥波悠悠。水光眩人  
眸子。岸艸露濕。時復珠珠有輝。遠睇上下相屬。處正似  
茗椀乳花。碧白吹漾。因與方岳坐談。至夜分不能寢。舟  
中搗水嬉紙炮數種。令僮輩點放。飛者星流。泗者鴟叫。  
又一樂也。十四日維舟縹緲峰前。風烈不得發。次夕移  
棹湖心。最空濶處。養輪西下。素魄東升。盪胸豁背。交暉  
合鏡。漸久而一輪圓滿。挈三萬六千頃作水壺世界矣。

是乘月弄潺湲  
便得此中佳趣也

詩崖賦詠  
自顧此血肉軀似不信會到此境者無它境勝于意意  
欲于目恟况不自持也時水禽拍拍波面跳魚作潑刺  
聲大約湖浦所同不足述惟東山諸峰差近月輪正摩  
其項山蜿蜒橫波之上似欲蕩成縷縷烟也余朗誦舊  
句萬頃晶瑩天上下數峯空翠月東南似預爲今日紀  
者此外西泠武邱苕川之碧浪湖宜興之西沈皆會乘  
月過之無大殊異雍正乙巳三月北上舟入黃河過宿  
遷五十里碇泊野次同舟皆有戒心踐更守望然大河  
月色之奇真足冠平生也蓋水聲澎湃濤頭騰躡月墜  
中流實有魚龍出沒之勢倚舵樓邊目懾神悸怛然不



同梧村評  
六言曲而中

敢言笑而野氣莽漠與江南絕殊月色亦微黃而稍耐  
不若曩所見之冰容雪艷也觀此便有悲歌慷慨棄繻  
縛袴之意夫木實之月野而逸具區之月曠而遠大河  
之月雄而奇畧足以盡水月之勝但未知滄海溟渤之  
觀更當何如耳

包山林屋洞之奇聞于前世言其中空洞遼遠西可以  
達峨眉東盡充冀其說荒怪不可窮詰然予謂光天之  
下方軌八達有何窒闕處而願從地底尋出頭耶此絕  
可笑也洞口在山根甚窪下頂如一間屋地皆積潦其  
左有小口僅可容蛇行此入洞之路窈黑蒸溽望岬而

思能進者鮮矣。土人言冬春洞中焦熱異常不可入。入者必以盛夏或早秋則涼冷不喘汗也。洞口有潘耒等鐫石題名。西去數十步別有巖曰暘谷。壁上有宋范至能題名。又某令禱雨至此作隸體百餘字皆大書。深刻披蘇視之道整可愛。

石公山是震澤最勝處。自山根至岫石勢萬態無不嵌空玲瓏。支岩別嶂。橙柚楊梅朱櫻盧橘之植殆無隙地。粉垣丹檻層層繚繞于花林石竇間。自舟中望之真風塵外境也。登山則巷陌交通自成村落。招提蘭若映帶林邱徘徊竟日不能去。

高橋村評  
曠如奧如

古有天下四大奇之說。其一爲廣德壇藏。乃廣德州之橫山祠山神廟也。世傳神爲張渤。浙之長興人。生而神靈。嘗躬爲大豨。役陰兵以開聖濟。會其夫人來。儲之未及易形。懸而去。功用勿成。歿後廟食於此。祭之日。牲牢踴。俎充牣焉。祭畢。坎庭中如阱。而悉瘞之。扁其戶。明日視之。潔如埽。雖全牛鉅鼎。無存影響者。又按明襄義碑記。言山之所藏。廣大悉備。但畏神之靈。無敢竊發。而他書亦往往言其時出珍怪。以駭人觀聞。未易識其所以然也。癸卯秋。余由長興四安舍舟買籃輿六十里。出廣德城西關外。止逆旅。日未暝也。去橫山僅里餘。亟往登

覽山小而庠無他奇踞其勝者惟祠山廟也神像儻異  
環殿而列坐者皆其子偕甥姪並有王號朶殿像設尤  
倣詭可怖曰五猖並啣刀揎臂作攫拏狀自州以西諸  
邑聚咸崇奉之迎賽甚盛廟前鐵人四長二丈露立千  
門外云宋範也至詢埋藏之說則云久不然矣相傳明  
之中葉有守土吏祭畢之夜密覘之見大蛇吞嚼祭物  
伏弩射之驚而去自後瘞埋之例遂革然神之威靈胥  
變歷千年崇戴自若也自廣德以上以豕肉爲大葷齋  
日惟忌豕他肉不忌也以神嘗

化身爲豨之故習俗之異如此。祠山埋藏之說見宋史儒林傳黃震爲廣德軍嘗禁絕之。

京師山水之勝以海淀西山爲極然歛紅中無閒人間

高梧村評  
翳然林水便  
自有濠濮間  
想也

津者蓋絕少也。余于雍正三年四月入都。五年三月南  
旋。留滯兩載。日從馬首望西山晴翠。竟未獲一至。稍暇  
步履尋幽。惟王少傅崇簡怡園一再過。廊軒窈窕。堂室  
宏深。不必有殊絕之賞。佳處在西南隅。一亭亭跨石泉  
之上。錯落置十許磯。泉迴環漱其根。引以爲流觴。曲水  
亭外。土坡迤邐。老樹蒼藤。有巖壑自然之趣。每靜對移  
日。不能去。此外則黑窰廠之陶然亭。最可登眺。以寄江  
鄉魚鳥之思。嘗于新秋。獨往碧水黃蘆荒亭。獨樹遠山。  
然絕俗。疊疊殘照。依依絕似江南野意。黯然銷魂。轉增愁味。然  
不逾跬步。間轉輪穿巷而達九衢。卽浩然人海。心目盡

詩。道。形。言。 卷二  
移利鎖名韉與越阡度陌僅隔一兩衢。衢地界也。此處亦。可。發。人。警。悟。之。機。

廣寧門外十里。有廣濟堂。爲好善者振危恤困之地。凡施。樁。積。藥。餌。之。屬。必。于。是。其。外。金。碧。爛。然。香。燈。嚴。潔。除。下。樹。穹。碑。堂。中。列。禔。席。精。籃。也。繞。繚。垣。東。出。小。門。隙。地。積。楊。木。薄。棺。如。山。又。其。後。磚。房。數。十。間。比。如。號。舍。分。天。地。人。字。爲。三。門。門。內。各。有。複。道。俾。典。守。者。引。入。視。之。皆。諸。無。告。者。停。頓。處。也。其。法。以。十。一。月。朔。收。入。日。給。二。糜。明。年。二。月。初。縱。遣。之。以。度。嚴。寒。之。苦。其。病。者。別。處。之。老。人。小。兒。壯。者。又。別。處。之。悉。榜。其。門。井。井。如。也。然。每。房。大。

不逾十尺。火炕占其房之大半。諸無告者。大率皆赤體。每炕不下二十人。蹲坐嘈嘈。如箔中鷺。如筥中蠶。反鍵其門。非給糜放溲。不許一步出也。穴牕紙窺之。穢息外達。雖苟延殘喘。殆與地獄變相。所繪諸苦惱狀。無異哀哉。時爲丙午仲冬。正奇寒。釀雪。吾友汪方岳南歸。與諸子聯車送別。至堂小憩。因入而按視之。喟然謂諸公曰。由外視內。一垣之隔。規列著地獄天堂。何必就浮屠氏。詢因果耶。因此念。圖徃中之苦。當有甚。于是者有心治術者。宜以爲籌慮焉。諸公以余爲迂。咸目笑之。

明劉同人

侗

帝京景物畧所載諸梵宇。今問之多非其

舊惟報國大慈仁寺古刹也。雖偃松奇蹟久不可問。而  
規制宏深。猶昔然。朽剝甚矣。與內城之護國大隆善寺。  
並以廟市期集。月三會。百貨聚焉。由寺門外里許。至寺。  
最深處。幔亭。簾舍。皆滿。遊觀者。市易者。叢叢簇簇。揚袂。  
灑汗。振雨。流風也。隆善寺居西番喇嘛僧。康熙中重建。  
有穹碑記文。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也。國書居前。中漢字。後梵文。蓋譯  
而三書之。寺名始宣德。其前本大興隆寺。卽姚少師廣  
孝罷太廟配享。移祀于此者也。

燕中氣候向稱極寒。今不過與江浙鬚鬚然。堅冰徹底。



仍拽冰牀以代車騎。則南中所無也。燕地冰牀一人挽之以行。無甚好致。丁未二月初出都。過趙北口。時阜城以上途多淖陷。令從者隨騾車繞道行隄外。而自坐冰牀絕湖過之。操牀者立牀尾。用竹篙一點。則激行二三丈。厥聲劃然若棲。吾身於鳴鏑之上。御風而蜚。也不覺駭掉。以手據牀不敢釋。既稍久。則縱送自如。快意殊甚。然入春冰已欲釋。牀僅兩人。故輕可度。有同行者。徑引車行冰上。未半道。雙輪陷墜。悉撤其所載。聚多人援之。乃免。幸水本不深耳。

嘗以隆冬有急。從餘杭赴新城。冒大雪。走亂山中。與從

者相失。迨暮迷道。憊甚不能前。途絕行人計。時已昏黃。但漫山皓縞。如未夜耳。方惶惓。顧見巖半有小屋。亟援冰柴撥小逕。投之。至則僅矮簷一區。無門扉。磚龕數尺。供小像。殆社公媪之屬。村疇所以賽田祖者也。度無可奈何。卽解褐衣蔽龕半。而危坐其側。寒夜甚長。風饕雪厲。當無活理矣。俄頃忽覺。盎然溫煦。卽依壁熟寐。及覺則已曉。旭上檐端矣。欠申驚起。肢體舒適。雖筦箎之安。無以過也。恐非神庇不至此。再拜而行。見岩畔雪中虎跡。縱橫駭愕。益甚。前五里及村店。從者亦在。相視大驚。因言昨所止處。主人失聲曰。此虎窟也。左右悉畧。阱君。

何以免。蓋平生險事無逾此者矣。每一憶之。猶爲怛然。

心掉云。

予冬夜最難得寐甚或反側終夕盼曉如年

泉之奇者類有理可推。如溫泉之下必產硫磺。硃砂。甘泉之源必產杞菊。芩朮。濟南之趵突。因濟水伏流得穴。斯騰湧也。粵中之潮泉。由地脈通江。應潮汐盈縮也。雖驟觀似可怪。而叟之于理氣之感。實爲至常。獨吾新城廣陵鄉之咽泉。至今思之。不得其理。泉穴在山根高。于土田亦可盈丈。穴口大如一石之甕。稍進則如喉舌頸項間。窄而下達。窈晦不可見矣。泉未出時。涓滴並絕。頃聞洞中若松風颼颼。卽清冷噴湧。決決焉循坎而下注。

高梧村評  
寫難狀之景  
子目前峭情  
倘似柳州

如瀑雷。不過半刻。卽止。涸然如初。約而計之一晝夜。可消長三四寸。度終古如斯。大旱不竭也。地名楓林塢。在亂山深處。既非江海潮汐所能達。亦無溪流浦溆以灌輸之。誰爲茹吐不爽者耶。余枌榆之舊在是。每歸省墳墓。輒攜尊削脯。拉一二喜事昆弟子姪。盤桓竟日。乃去。土人名爲謁水靈。感泉謂須謁拜乃出。至今過者必姪香拜之。此婦孺鄙俚之言。邑志改咽泉稍雅馴。余爲近體四章紀勝。在浣雪堂集第九卷。

吳興山水清遠。見稱古昔。然佳處必以弁山爲最。玲瓏山亦其支阜也。有大穴在山頂。直下如井。大如一間屋。

繞穴大石林立而皆無根。據石俯闕穴中峭壁巉巖青紅紺碧奇詭萬態。窅然不見其底。臨之者皆股慄。遊人或燃紙燄投之。響振一山。石勢岌岌欲搖動。古稱金井洞。今以黃龍洞呼之。蓋嘗禱雨有應。其中必有神物焉。非謾說也。震澤三萬六千頃。與七十二峯。由山顛望之。如在几席間。余別有記并詩紀之。

湖罷向稱有管夫人墨竹。在天聖寺中。辛卯冬日始往遊。殿宇隘陋。東西粉垣並寫墨竹。以木柵障之。始看西墻墨氣濃郁。近時余笑謂素知此中人善妄語。此定非仲姬手筆也。旋看東壁斑剝尤甚。細視久之。則數十竿

遠超然盛埃  
之外

請崖牌說

卷二

十一

烟。橋。露。篠。簡。遠。蕭。閒。隱。隱。有。飛。白。石。數。枚。然。大。半。不。可。辨。意。謂。此。殆。真。蹟。無。疑。矣。又。前。楹。一。堵。約。畧。是。松。石。瀑。布。剝。落。又。甚。于。前。上。方。有。題。跋。亦。殘。缺。前。一。行。有。松。雪。二。字。次。行。有。東。壁。一。堵。四。字。三。行。有。松。雪。夫。人。管。五。字。末。有。成。化。及。同。知。張。應。雷。等。字。蓋。張。君。廼。成。化。中。郡。丞。此。其。所。跋。竊。意。所。見。松。石。瀑。布。乃。承。旨。墨。妙。東。壁。則。夫。人。所。寫。西。乃。後。人。所。增。耳。歸。攷。郡。志。亦。有。祇。存。三。壁。西。牆。圯。而。復。築。之。語。而。前。垣。果。松。雪。遺。墨。也。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時。世。陵。遲。何。所。不。盡。况。此。磚。坏。粉。堊。之。區。可。留。以。求。在。乎。卽。由。余。所。見。之。日。溯。之。到。今。且。二。十。稔。矣。

想其損蝕又愈于前聊復筆之以志前塵影迹而已寺  
之兩棟蟠木刻龍一順一逆相傳二龍嘗飛出浴寺前  
池中爲老僧所見遂倉卒還歸順逆錯遑今榜于楣曰  
錯龍盤殿以表其異予題一截句有云爭如直上天衢  
去休向人間更錯盤蓋亦存而不論之意云

予雖乏勝情而于秋懷旅思之感領畧既多排遣無術  
故平時不大喜出遊惟九日登高在家在客率未嘗錯  
過每度輒有一詩酒邊揮翰散落桐牋存者不能一二  
今就其遊屐所到綜計之少摘數聯以見情景於燕一  
登黑窯碾陶然亭一登慈仁寺闌干吳興一登峴山逸

老堂一登飛英塢于嘉禾一登鴛鴦湖烟雨樓一登真

知寺塢于郎步登旌陽門外文星閣于吾新一登塔山

擁翠亭一登百丈山舒嘯亭又于舟次塘棲登清流寺

毘盧閣而餘杭之獅子山蕭王臺方山木屐脚岳潭舫

亭諸處各一再登焉木屐脚者東鄉小山兩石相比形皆削成而正方高三十尺許其上

平如砥可布十人席土人以形似名之實詩之僅可憶

奇景也但登陟殊險余戲呼之小華山者如紫塞飛鴻天咫尺盧溝蹀馬日高春慈仁寺闕天垂野

幕收平楚風動清商急晚砧陶然輕陰不動窪蹲古小

雨初收碧浪閒峴山。山有唐李適之石樽其前爲碧浪湖烟空鳥劃平林

去天淨青連列岫來飛英溪上白鷗新識面墻陰蒼檜

類岱峯評  
全羅重琳琅

高橋村評



元國積二無  
非夜光

老橫秋星閣簫鼓暖融烟雨色樓臺涼徹水雲香雨

樓四井楸枰紅樹杏一溪衣帶綠苔長湖大數百頃中

堤如十字稱爲四井者鄉曲之言也舊九日茱萸憐故

國千秋後鳥弔忠魂塔山新城爲予故里平生僅三

守遠邑落帆小市尋佳節極目危欄送客愁清流

烟巒迷紫翠一筇斜日步蒼寒蕭今全篇存集中者惟

陶然亭二首餘並失之至武林吳山紫陽韜光諸勝雖

過之最數而九日題餽未嘗一遇故吟情竟不屬焉

嘉興府治西南一里所舊爲金陀坊宋管內勸農使岳

倦翁珂鄂忠武王之孫而寔之子也嘗留此著書所謂

樵史金陀粹編諸艸是也。後曹侍郎溶得其廢園。葺治

之名曰倦圃。凡再易主而歸汪氏。近復鑿池壘石。益治

樓館。勝概甲一郡。余丁未南旋。寓此者四年。園有鴨脚

樹四株。大者數人圍。高拂雲表。相傳爲倦翁手植。樹旁

有小樓曰芳樹亭。曹侍郎嘗得廣陵名姬。時稱探花蓋承平餘習

屐。諸郎品定花案。貯樓中。日擁之。縱飲樓畔。怪石崿岬。

鼎甲之一人也。老梅古桂各數十株。錯立蔽虧。秋夜月上。林端疏窗。四

闕尤極可玩。澄宵籟寂。芳氣滃涌。叢薄中。此園中第一

勝概。余四年中領畧不少。而遊人過此。覘其粉黠丹陳。

莫之賞也。

高梧村評  
以一語迨  
然埃壙

范蠡湖在金明寺後。卽倦圃之東。地實鴛鴦湖壩。殆是

積土湖中。規之以立城址。因距此一方之水。于城內耳。

相傳某年水涸。澹湖其下有沉舟。半在城內。半在城外。

因謂越滅吳。造鐵舟以沉西子于此。此固悠謬之談。然

語有所本。楊文憲雜著脩舉之約畧今秀州至平江一路多附會

當年遺蹟。如語兒涇。謂范蠡進西子於吳。凡三年始達

傾脂河。在郡治西北。榜嚴寺旁。謂西子館此。妝閣故址。學繡里。亦以西子得名。之類多

不勝舉。遙遙二千年。陵遷谷改。亦不必爲之深辨也。惟

金明寺山門側。砌短碑。鐫陶朱公里四字。則不學者所

爲。實可剔去。此間旣與陶絕遠。少伯亦非在此地。自名

高梧村評  
儵然自遠

朱公卽於此解纜入湖。亦本非其里也。余題一聯致少伯祠中云。人今往矣。風千古我。所思兮水一方。庶見湖名繫范。終不敢刻舟求劍之意云。

城東五里外東塢寺有朱買臣墓。城內天寧寺有嚴助墓。並巋然如小邱。朱墓有老樹十餘章。嚴墓童然而已。然景象尤蕭曠。余每遇風日晴好。輒獨往憑眺。往往盡日。

橋李僅數株。在城外七八里淨相寺中。或云王安豐故宅也。核小而味美。大于小兒拳。每顆有爪痕。相傳是西子所搯。亦太真一捻紅之比也。咸謂寺僧苦需索。薪之

久矣。然五六年前猶有啖此者。疑隱僻之地仍有靈根未斲耳。又余年來所食之李亦間有肉厚味甘絕異常。產者諦視其側頗微類爪痕。每顆皆然。恐此種白未泯絕。不然橋李之名見于春秋以前。歷年如許。經劫灰不少矣。而遂斲于此日乎。

鴛鴦湖近城處曰濠股。明末吳氏勺園故地也。吳本寒士。嘗歲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徬徨道周有賣餠粿以擔頭米數升錢百文周之。得志後以宜興爲輿援恣行賈。臆贖貨亡屢貧時交遊勿憶也。其夫人頗賢召賣餠粿以百金勞之。吳營構是園窮極土木之麗其樓臺燈火。

簫鼓綺羅之盛。見于吳梅邨鴛湖曲。及錢虞山詩者。可約畧想見矣。後以事見法。今其地已爲漁莊。惟老柳數十株。蘸波捎雨。尙是當年故物。遙望之。羃歷迷離。猶極有致。舍舟緣陂而入。則漁娃。罟師。七八家。蘆中繫艇。柳下曬罾。蟹。斷。鰕。籠。錯。落。灘。畔。亦頗不敗人意。余嘗與二三友。挈小舟。挈壺榼。就柳根席地小飲。臨風感喟。每致沉醉。其前距水面百步而近。卽烟雨樓。就樓中看湖。不若就此間看樓之妙也。

鍾尚峯評  
通韵悠然

庚戌長至。鶴村先生招集敬立堂。時方岳歸自京師。而余又將還里。慨然于聚散之不常也。出二玉盃行酒。

高橋村評  
文亦斑駁陸  
離其名其實

一蒼碧園徑九寸深四寸以屬余一純白園深如前而  
殺其下三之二以屬方岳各引滿者三坐客之能飲者  
亦以次及余因戲言李太虛先生館婁東王氏與吳梅  
邨之父同舍歲晚合尊太虛醉揮玉杯而碎之及朱竹  
垞先生在王方伯署中出白玉盃泥飲頽然伏几盃及  
石案有聲舉坐色然駭二事願先生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不啻也先生笑不應有頃座中起更衣洗盞再酌先  
生乃更出所藏玉尊罍栝竿之屬悉陳于几有若卣者  
有若匡者有若舟者有若敦者有若瓚者有若斝者有  
若匜者有若斝者有若斝者有若斝者有若斝者有若  
而兩螭抱其耳昂吻下飲李適之之玉璫琮也或翹若

爵而銳。珥可操。東阿王之鵲尾杓也。或卷若片。葉或剖。若半匏。烏孫之青田核。玉局之卷荷衣也。其它製象古雅。色澤瑩潤。目不給賞。綜計凡四十有八。屬予一一飲之。時已醉。度不能徧。則選其式佳而容多者。以次酌焉。自始至徹。約飲名醞斗餘。顧不極醉。踏月返金陀。令童子澹茗以進。剪燭紀之。十年後閱之。卽不異。夢華碎錄也。